朱子文集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文集

(六)

朱熹撰

朱子文集卷之九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廨皆老屋支拄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爲亢爽可喜意前人爲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爲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爲高士軒而客或難予曰漢世高士不爲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爲涴己而不顧焉故足以爲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遭則可無不爲己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爲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爲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榘。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任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其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歹。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

事之方而已矣。營丘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幾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牓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況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歉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弊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牓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慮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

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

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惟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於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亦眩於內今也既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凊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眞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

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弊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

以求其切於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掞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荊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雩者略如掞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栻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

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既立溪濂先生之祠於其學而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於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游宦之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奉灝也既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要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得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

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閒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耶既不得辭乃敘其事而幷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臥龍庵記

臥龍庵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

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庵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懍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閒以行田始得至焉。則庵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髣髴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幸其深阻夐絕。非車塵馬迹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紱。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眞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紀其事。然庵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游者。亦得以彷徨徙倚。而縱心快目焉。於是歲適大祲。因牓之曰起亭。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敘其作與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尙有以識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歎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侖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輿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籍籍矣予因竊歎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爲者聽之民益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伍百斛者爲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疑也子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爲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閒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於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

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麥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體於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乎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業無難色師歿守其說不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庚戌朔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陬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萑蒲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卽夷滅無噍類然愚民良族畧刻之閒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值大祲奸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常平使者袁侯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築倉長灘廐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卽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

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而上下請賦。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秕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懍懍於囚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卽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旣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蚤同師門。游好甚篤。旣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旣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荊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旣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杯酒從容。時以相訾謷。而訖不能以相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幷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公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掞之。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卽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旣而天子思

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爲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後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閒丈五尺。後三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閒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閒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閒。繚以重垣。甃以堅甓。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練時日。屬寮吏。修祝號。以告於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句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惟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

同壇其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惟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願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概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於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穎。贈宣教郎徐君揆。逸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華邵侯浩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毛公棨。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爲書來告曰。願有記也。熹考其狀。既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眞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讀其書。又歎邵侯所以教其

人者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遠也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褒善貶惡又皆足以爲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已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時遇主奮不顧身排擊巨奸奪其政柄當是時天下庶幾望至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廢絕以死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爲公恨也至於叔縝罵賊不屈以明官守之義宅卿捐軀虜營以紓君父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人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音旨之傳於今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閒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祠之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復有勉慕企及之思也是則識者猶或病之邵侯於此乃能增益而葺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俛焉拳拳之意而撤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備而待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歧之惑也然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又可不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邵侯讀大學之書而有感於挈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以求之之序矣其爲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爲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爲邑雖有難治之名而吾之爲之已再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爲慮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其封域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尙不能不過剛而喜鬬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爲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爲羞故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苟吾之所爲者出於公論之所是則雖或拂於其私而卒不敢以爲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不能無不悅者而今則驩然無與爲異吾嘗困於事之不勝其繁而今則廓然無事之可爲也吾將更葺廳事之東參採賓佐屬詠之什而牓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爲我記之則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爲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玉之爲此可以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道之德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夫以汝玉之始至坐於堂皇之上則左簿書右法律日夜苦心勞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興民之利而除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哉願其名此乃若專取乎今日之無事而反序前日之麄事爲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浮屠之謂而汝玉未之思耶抑嘗計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此精麤之閒汝玉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於政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閒猶欲從容於此以深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而卒以究夫無彼此精麤之閒者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閒乎予故邦人且汝玉予舊也樂

其意爲書本末以示來者使於此邦之俗賢宰之志尙有考云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閒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閒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而强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敍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傅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茀不治則有牟

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其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絃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歷。曰暨歷。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歎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既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稟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

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蚤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啗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墮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爲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子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薄書之外而無侖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十一年正月庚戌具位朱熹記

朱子文集卷之十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屋東鄉既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爲不稱乃徙寘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員而絃誦輟響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霆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菜焉門觀顯嚴宮廬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修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爨拚除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爲之召墾田立僦舍日給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顧歎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卹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是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宮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

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需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爲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林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窮。蓋嘗有意笥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辨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治理爲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

牧齋記

余爲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業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嘗閒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涵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措諸其躬也。如此。則凡所爲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

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甚於余矣而有以自得於己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然也豈以饑寒者動其志豈以挾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爲記

歸樂堂記

予嘗爲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寮相好也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臥田間浸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書來訪問纚縰道語舊故如平生驩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爲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强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睠睠軒冕印紱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爲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爲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官之所爲有不能無愧悔於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十年以彊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爲勢屈以故浮湜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絃歌賦詩放浪於麋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概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徙倚館宇之邃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

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任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游於堂上。尚能爲侯賦之。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盈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牓曰晦庵。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振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牓之曰南澗。以識游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亙。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薈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石。如齦齶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腳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跳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豹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

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兩翼爲軒窗可坐可臥以息游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於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庵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嶂其脊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悄蒨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修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窴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卽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畝卽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齧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劣丈餘四隕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痞疾疑卽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

成坎大如梧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嵩崒古木彌覆藤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隒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滌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最廣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鍊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卽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需器用衣巾皆溼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强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麤畢卽斷家事滅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幷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樞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庵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

翁之徒也往往湣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明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賓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髣髴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路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盛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栻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

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巎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於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褊堙鬱爲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於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淳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圮至於今侯然後乃得幷斥左右佛舍置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生師之舍環列廡外眩眩翼翼不侈不陋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斆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幷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法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

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元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璧。既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既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既修矣。然尙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熹竊惟國家戮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强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爲重輕乎。嗚呼。瓊士勉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因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埶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是年歲在玄默攝提格。冬十月庚申。宣教郎直祕閣朱熹記。

詔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埽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寃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卽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於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

未聞有能掘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與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於熹者。因不獲辭而輒爲論著先生倡明道學之功。以示詔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與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爲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翰林曾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高科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世。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鐫石刻之。寘諸郡學講堂之上。以竢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鄧君約禮。以書來曰。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爲此。非敢以爲夸。乃欲以爲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予三復其書而爲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反身以自求。而得其有貴於己者。則又未足以議其教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叢

決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矣盍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況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則又何足道哉願予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於二君子幸與父兄子弟評之以爲如何也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爲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學之意又爲之飭廚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爲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惟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爲之益寘書史合舊爲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

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麤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既開之以古人斆學之意。而後爲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又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眞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幷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之戊戌。材甓傭食之費。爲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既率其屬。輸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於旁郡之守趙侯伯璜。十二邑之長陳君犹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

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爲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爲不可。即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於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尚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爲屋以儲之。莅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庾。外爲重門以嚴出內。其爲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即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嗟歎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遺倫及伸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爲之書其本末。既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

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爲而不肯爲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敕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郯。始因舊址。列屋數間。牓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劃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易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歷、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實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義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

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願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喜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於其縣善拳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余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繼屬爭先視貸籍無侖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

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嘗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閒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幷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予之所身試者故幷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册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

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者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讀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江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

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寘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辠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譖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枝。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

寒下合於溢山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